

四書章句集註

七







宋本論語集注卷七



論語卷第七

朱熹集注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言

陳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



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處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夫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



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  
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  
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  
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

子路

論語

二

六月

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  
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  
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揚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  
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  
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

三

論語七

四

大角

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  
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瞶恥其母  
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  
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  
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



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

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

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

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

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

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全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揚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

論語七

八

十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



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  
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  
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  
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  
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  
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  
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  
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  
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  
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  
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



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

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効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



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  
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  
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  
正其身，如正人何？冉有退朝，子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爲季氏宰。

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  
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  
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  
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  
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  
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  
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旣  
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證獻



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効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

論語

十一

世昌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



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

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諂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



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

論語七

十四

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集注

論語

五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



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  
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  
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  
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  
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  
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  
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  
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  
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  
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旣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



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怙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怙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怙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怙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怙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揚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



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論語七

二十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只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



子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惇惇詳勉也怡怡和說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論語

主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去春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  
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  
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  
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

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  
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  
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  
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  
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  
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

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效，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  
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  
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  
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  
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  
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  
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  
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  
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皋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皋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皋春秋傳作澆浞之

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皋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

論語七

二十六

揚雅

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



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  
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  
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  
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  
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  
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  
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  
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  
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  
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  
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威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

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  
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  
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  
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  
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  
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  
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  
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  
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  
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  
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  
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  
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



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

言六

論語

三十

大明

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



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再此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



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  
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  
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  
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

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  
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  
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  
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  
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  
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



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謫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謫

謫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威公名小白謫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威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謫甚矣。二



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

威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威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



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論語七

三

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任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威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威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威弟而糾兄。管

仲所輔者正威。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威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威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證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



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

曰

論語二

三

七

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



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事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論語七

三九

蔡浩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彊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



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反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

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璆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出子曰  
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  
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  
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  
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  
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  
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  
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唯使者知之  
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智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



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  
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  
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  
踈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  
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論語七

四四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  
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  
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  
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  
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



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揚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言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

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



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



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  
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  
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  
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  
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

肆諸市朝

論語七

里八

劉樞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  
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  
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  
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



也其實察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  
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  
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安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  
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  
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  
遇不同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



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

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深則厯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為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

論語

五十一

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  
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  
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  
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  
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  
喪自天子達于張非疑此也殆以為  
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  
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  
則禍亂非所憂矣

論語七

五十一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  
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  
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



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  
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  
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  
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  
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  
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  
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

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  
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  
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  
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  
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  
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  
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  
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  
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  
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  
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  
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

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  
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  
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  
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  
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



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

論語卷第七







